

臺灣氣象業務簡況 史華博

馬克吐溫有着這麼一句話，『人們常談天氣，而却沒有一個人對它下功夫。』

天氣影响人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也以其他無數的間接方式使人們受到影响。五穀收穫有賴雨水。乾旱時人皆祈雨落得滿坑滿谷，數月後則全免除水災之苦。凡有攸關人們生活，各種運輸，農業、漁業、衛生、健康、建築、電力、以及工業等各項事業皆由一種方式或他種方式與天氣息息相關。在戰爭中天氣則更佔一重要地位。

研究大氣及其現象的科學稱為氣象學。從嚴密的科學觀點言，氣象學極其複雜，可算科學群中後起之秀。最堪注意之進步則在過去半世紀中。一些用於作氣象方面測量的儀器在十七世紀前尚未問世，而直到該時始有氣壓表及溫度表的發明。

自氣壓表問世以後，觀測者立刻發覺氣壓表讀數與天氣間的相互關係。他們了解，在一般情形下，在風暴來臨前氣壓下降，而在晴朗天氣接近時則氣壓上升。然而構製天氣圖作正規應用，却須待至無線電及國際電信系統發達後，迅速將天氣觀測記錄發送至各中心地點，才能在各中心加以利用，以準備各種天氣圖。

隨氣象智識增進，人們即立即認識將近所有必須應用的天氣觀測（除雲的觀測外），僅報告在地球表面的情況。所以，最早的氣象學者只採取包含天氣變化整個大氣的極小一部份作標準。實際上僅及於大氣的最低層六呎高度的氣圈，差不多不致超過今日氣象學家準備他們天氣豫報必須工作範圍的整個空氣體積的千分之十。

收集大量的氣象報告資料對於近代天氣豫報極其需要，因此須求在各氣象人員間及各國家間的合作與協調。在各個人間及各國家間在氣象學的應用上所需較大合作的程度，或甚於人類其他社交所作的努力。簡言之，即短期天氣預報所依據的一切天氣報告，亦非一個氣象學家或單獨一個國家力所能及。至少在百年前，已認為合作為氣象事業成功所必需的一事，已很明顯。當時約翰陸士京 (John Ruskin) 嘗說：『氣象學會之組織，實非一地，亦非一國，而為整個世界』。

今日，世界上多數國家均已加入『世界氣象組織』，該組織為聯合國體系中的一個國際組織。由世界氣象組織可以促成國際的協調與合作與關於氣象資料，預報，及研究結果的交換。自由中國已為此世界組織中之一主要的會員國。

在臺灣現有四個氣象服務機構，其中三個屬於政府的，一個為私人的。政府方面的是中國空軍氣象聯隊由葉雲喬空軍上校所主持。中央政府下的中央氣象局及隸屬於臺灣省政府的臺灣省氣象所，二者均由鄭子政先生主持。民航空運公司設有氣象課專供該公司的氣象服務，係由王崇岳先生主持。

在政府氣象部門中之外國專家顧問有美軍援顧問團空軍組氣象參謀官朗培少校及聯合國技術援助處及世界氣象組織顧問史華博先生。

四十多個一級氣象臺及五個高空探測臺皆為政府機構所維持，高空探測站中有三個屬軍方，二個屬民方。在過去一年中，各機構間的合作已有重大的改進，奠定了臺灣各氣象機構繼續改進的良好基礎。目前四處高空探測站每日的作業與一年前僅有隔日一次高空觀測的對比，已有顯然的成就。其他改進如中國空軍氣象通訊中心的建立，供應資料給與各民用預報單位一如各軍事中心；颱風及天氣警告密切的連繫，航行天氣觀測及預報的改良，以及中央氣象局及臺灣省氣象所一般新的預報設施。

中國空軍有許多曾在國外受訓的氣象工程人員及氣象專業人員，其中多數均在美軍援計劃下選送赴美在美空軍學校受訓。但在民用的氣象中局對培育人才方面亦未被輕忽，在過去三年中，已有三人獲得聯合國獎學金赴國外研究，在臺灣大學也有一位教席在美援會資助下，曾受芝加哥大學氣象學系教育。

恰與馬克吐溫所言適反的，『人們常談天氣，而却沒有一個人對它下功夫。』，自由中國經美國及聯合國的協助，在談論天氣之外，正在努力於推行氣象工作。